



叫卖声里忆流年

□ 刘培国

一日,电台要做一期叫卖声的节目,编导要我推荐权威的研究者并从文化角度说说叫卖声,遂意识到大家又在集体怀旧。我问,采访过黄祖杰没有?说是没有。黄祖杰,博山民间音乐人,拉二胡,热衷民俗,当年一篇随笔《琴者》,把同为民间音乐人的孙铎先生写得如在目前。近年痴迷于各种叫卖声的搜集整理,所获颇多。我说要有黄祖杰的声音。他们对接以后,收到发来的音频小样视听,收入的叫卖声蛮有韵味,其中黄祖杰的尤为鲜活。

当一件物事司空见惯的时候,谁都不拿是回事,一旦这东西消失,人才觉得宝贵。像近年才消失的叫卖声,不就是叫卖吗?何以称宝贵呢?

于我而言,叫卖声是我的童年少年,是我最原始的音律启蒙课。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些胡同还没有拆迁,四合院还很完整,没有高楼大厦插足其间。你想吧,到了早晨起来,你也许还在被窝里,听叫卖声,就知道胡同里那些走街串巷的行商早已满街走动了。

叫卖声一定延续了数千年的历史,以物易物,货币易物,首先产生了原始的货郎。他们挑着担子,推着车子,一村一个村地吆喝,摇着拨浪鼓。从绘画题材上可见,货郎的生意在宋代达到了巅峰,那副担子上简直是无奇不有、无所不包。元朝定鼎,是为元大都,城市有了胡同,无数条胡同把城市分割成不同的地域,大小城市也都兴起了这种宜居模式。这时候的货郎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更多的货担子、货车子走进了城镇,把各种吆喝的旋律带进了街巷。

我经常梦回童年的街巷,梦回叫卖声此起彼伏的远年时光。

都说博山城四合院多、胡同多,因受京城四合院、胡同文化影响,这说法不无道理。北京有各式各样的胡同,博山城里也有轿杆胡同、双磨胡同等各种形式冠名的胡同,烟火气不输北京。这些七纵八横的胡同,把孝妇河两岸密集的四合院切分成大小不一的区块,胡同便是演绎叫卖声的剧场。

博山城的黎明是从一声开大门的呼隆声开始的。

天还不亮,四合院里总有一户早起的人家,把朝街的大门打开,最先进入院子的分别是刮尿、掖粪的菜农,他们来自近郊农村,各有自己收集肥水的领地,他们挑着尿担子,粪担子的担杖钩的晃唧声几乎与

扫街人的扫帚声同时响起。如果他们唠叨哪个四合院大门未开,他们会拄着尿瓢,在门柱石上砰砰敲击。少顷,大门呼隆洞开,也不吭声,刮尿人穿过狭窄的甬道,径直走向熟悉的茅厕。也有刮尿人喜欢嘟囔,双磨胡同住着师傅的母亲,时年八十大,人一老觉就少了,五更天都还不起,她就坐在南窗下听动静。刮尿人进来,挑着两只筐,嫌茅厕的小胡同窄,担杖掉不过来,说了句“这么窄住”(狭窄意),老太太听见了,回得干脆,说文化宫倒是宽快(宽敞意),可不让你进嘛!

刮尿的走了,掖粪的走了,就想起了铜铃的叮当声,金汁社的垃圾马车到了。马车中间是一组挡板,各有条弧形的弧形围栏,往两端一插,形成一驾马车的车厢,装生活垃圾,冬季主要是炉灰。家家都有一对罗嘴筐(一种带提系的条编筐),挑土挑炭,其中一只用来盛垃圾。我记得小时候帮助父母往马车上倒过垃圾,只是个头不够,需要高高站立在马车上的赶车人搭把手。冬天,那环卫工人戴一只双耳棉帽,挖掌着两个棉帽耳朵,嘴里呵着热气,极威风。

垃圾马车走了,接着便是梆子声,卖豆腐的来了。豆腐车子多是独轮车,一侧一个方方正正的木盒子,盛着热气腾腾的豆腐,蒙着白色的笼布。母亲要割豆腐的时候,早拿瓢擦半瓢黄豆,有时也掖黑豆,换豆腐。远远听见隐约的梆子声,说,到税务街头了,得再半小时。半小时以后,母亲端着瓢出门,不一会儿用手托一块热乎乎的豆腐回来。切豆腐用一柄薄薄的长刀片,铜的,金黄,三公分等宽,一尺二三寸长,两端半圆。距离一个端头十公分处缩进两个豁口,这十公分便是握刀处。秤是杆秤。黄豆上秤,一手牵秤杆,一手捋着准星挪挪秤砣系绳,麻利把手闪开,秤杆撇得老高,叫换豆腐的看看,抓起簸箕状的秤盘将豆子倒进一只白布袋,买的卖的没有言语,表情里全是默契。豆腐如水,极好切,那刀子好比在水中游走,一进再一进,扳倒,一块方方正正的豆腐分离出来。换豆腐的拿上豆腐,会麻利地往家走。

刮尿的敲击,垃圾车的铃铛,卖豆腐的梆子,也是一种吆喝,是另一意义上的叫卖,是叫卖声即将出场的前奏。

磨菜刀的到来,吆喝声悠扬响起。磨菜刀的不会与豆腐车子抢点,白天里的每个时辰,都会冷不丁响起磨菜刀的吆喝,分两个音节,头一个是“磨剪子嘞……”四个字占三个音符,剪子合用一个音符。后一

个音节是“抢菜刀……”两个音符均匀分布,末一个延时至尽兴。磨刀人成了音乐人,吆喝里有了韵律美。剪子是在油磨石上磨,菜刀则是先抢后磨。抢,是个专用动作,把菜刀固定在木凳子上,露出刀刃,用一个横式铁杆中间夹着一个硬钢抢刀把两面刀刃抢薄,再在磨石上磨至锋利。拿起菜刀,用大拇指呈九十度角朝刀刃上蹭过去,声音闷钝,不够锋利,声音清脆悦耳,功夫就到了。据说上好的菜刀加上一流的磨刀技术,头发丝吹到刀刃上会迎刃而断。那个年月每家最多一把菜刀,磨了又磨,不舍得扔,时间一长,就带了感情。

“拿头发来换针使,碎铜破铁换洋火了……”这是典型的废旧易物。女性剪了头发,都攒着,等的就是这声吆喝来了派上用场。这种简朴之风影响到年轻女性的生活美学。记得我小舅母的辫子有近一米长,有位女同事的辫子几乎拖到脚后跟,洗一次头发像打一回仗。有头发换针,便不需要拿零钱去门市部买。留了数年十数年的长发要是剪,得下很大的狠心,剪下的头发好几年不撒手。碎铜破铁牙膏皮,都能从这个杂货车子上换到能用的东西,比如火柴,那时候就叫洋火,带个“洋”字,区分土特产,是舶来品,如洋灰、洋油、洋蜡、洋葱、洋茄子……

“大砂锅、二砂锅、三砂锅了……”这是万山的砂锅进城了。砂锅是由石英、长石、黏土等原料配合烧制而成的炊具,相比生铁锅、熟铁锅、铝锅,通气性好、导热均匀、散热慢,被博山人用来专做酥锅、烧锅等地方传统菜肴,出品味道醇厚,别有千秋。黄祖杰模拟叫卖砂锅的吆喝足以乱真。

“来买江米糕了……”是一辆自行车,后座上绑一个木托盘,两层笼布之间是一拃高的江米糕,米是白米,枣是金丝小枣,非乐陵小枣不甜。切江米糕的刀类似切豆腐刀,因阻力要大,故更宽更长,一刀下去,切出一个截面,红白相间,甜鲜的米香枣香便弥漫开来。

“鼓铛鼓铛,一毛钱买仨!”这是卖鼓铛的。这个叫卖不是天天会有,只出现在城里三、八集上。过年前的最后两个集,这些兜售琉璃玩意儿的时候会夹杂在鞭炮的轰鸣声里喊出自己的腔调。

“石榴蘸了五分钱一支!”这是冬季里最诱人的儿童零食。糖稀裹在通红的“石榴”(即山楂)上,鲜红锃亮,吃一枚酸酸的甜甜的。我吃石榴蘸的机会也不多,听听它的叫卖声

腮就酸了,要流口水,吸一口咽下去。

“轱辘……锅了……”来的是小炉匠,一挑担子,一头是风箱,一头是火炉杂物,专为人们烧破的铁锅补漏。小炉匠不常来,来了却吸引我蹲在跟前一看好长时间。博山每条街上固定有打锡壶的,是坐商,不吆喝的。只有补铁锅的在胡同里串。谁家铁锅破了洞、裂了口,提溜过来,他便烧上坩埚,化上熟铁,熟铁化成液体,把铁锅漏处垫起,浇上铁汁,压平,冷却后即成。如此,一个家庭的铁锅能使好几年。

“菜园猪胰子了,来买菜园猪胰子!”这是淄川菜园公社的猪胰子。猪胰子是用猪的胰脏制成的皂,圆圆的黑黑的,其貌不扬,我也不喜欢那股子别扭的味气,老人们特别喜欢,在于用这东西在热水里洗手,手便特别柔润细腻,专治龟裂皴手。劳动者以手为工具,手往往皴出大大小小的裂痕,严重的淌血,久不愈合,甚痛苦,不料用猪胰子洗洗,不消两次,手背手指便完好如初。多年后从鲁绣传人那里获知,绣花艺人每天都是用猪胰子洗手的,不生毛刺,宜于绣艺,方知道猪胰子是好东西。

春天到了,胡同里会出现一种季节性很强的专属叫卖,就是熬小鸡的。

春季是欣欣向荣的,一切美好都在开头。看上去,春天是父母愁绪最少的时候,也是我最开心的时节。先是喜欢卖小鸡的吆喝声。“小鸡嘞……卖小鸡了……”这是最惯常的吆喝,博山人期待的是寿光大鹅鸡,个大泼辣好养,成活率高。“寿光大鹅鸡了……来抓寿光大鹅鸡嘞……”不叫买,叫抓,可见买卖之间是何等和谐默契。关键是收现钱,赊卖。谁家抓了小鸡,卖鸡人舔一舔铅笔头,记在小本本上,门牌几号,姓甚名谁,抓了几只。买家就抽起衣摆,把吱吱叫的鸡雏兜了,抱回家去。

我不关心谁家买了谁家没买,只贪蹲在鸡笼子前逗小鸡玩,毛茸茸、黄乎乎、活蹦乱跳的小精灵煞是可爱。有特别欢实的突然就举起刚生出的羽翅,忽闪着跃起,跳过好几只小鸡,买鸡人偏偏不抓,认为长大一定是公鸡,不炖蛋的。母亲抓了几只,放在一个纸箱里,喂些小米和水,它们饿得可真快,一饿就吵吵,就得喂。

到了秋后,农村忙完了秋,熬小鸡的来了,拿着小本挨门收钱。我不知道这种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交易已经存续了多

少年,上世纪90年代,城市大拆迁以后,再也没有了熬小鸡的。

童年的夜幕是在卖八宝粥的吆喝声里降临的。

炊烟的味道淡了又淡,家家灯光昏黄的窗口里,晚饭很快就吃完了,洗刷碗筷的声音渐渐稀疏,街灯就倏地亮起,一声吆喝:“来买八宝粥……”天就黑下来了。卖粥人是核桃园的钱姓老人,不高的个子,黑黑的脸膛,推一个车子,载一只小号粗陶瓮,瓮的周身围了被子保暖,电石灯底下,老人那件肚兜,那副套袖出奇地洁白干净。八宝粥我没吃过一回,家中拮据,没有闲钱买零嘴,远远地听钱先生叫卖,声音里就有糯米的香、红枣花生的甜。

冬天过去,春天过去,夏天很快到来。“冰糕了,冰棍了,三分二分……”这个叫卖最简约,也最普遍。夏天,每一根胡同头上都有一个卖冰糕的保温箱,白色,打开箱盖,是雪白的被窝,被窝里躺着花花绿绿纸包装的冰糕冰棍。二分的冰棍是一块加了糖精的冰,三分的多加了香精,有五分的冰糕时就是牛奶冰糕了,那时候还不兴雪糕,更没有冰淇淋。

几十年过去,面对记者的话筒,黄祖杰依次模拟各种音阶在耳的叫卖声。他模仿八宝粥的叫卖已然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声音苍凉,穿透力强,是当年一声吆喝绕城三日不绝于耳的声腔,但绝不炫技,不出颤音,直抵人的耳膜。

胡同消失了,老城消失了,连同那些抑扬了几千年的吆喝声、叫卖声。类似的声音还会在五天一届的集市上听得见,早已变成隐身进干电池小喇叭里的念叨:“虾酱虾酱,正宗羊口虾酱,来买虾酱!”“草莓草莓,瓦京草莓!”当年那种贯通全城的大气、仙气已经没有了,人们的生活形态彻底变了。当年的叫卖声,是博山城透彻肺腑的欢畅呼吸,小喇叭的叫卖,是高楼围城以后人们赖以续命的粗喘。

于我而言,老城没了,胡同没了,叫卖声没了,我也走失了自己的童年。于时代而言,电子商务替代了现场交易,颠覆了几千年的商业传统,连同几代人浓浓的乡愁。人们无奈、纠结地接纳着。就像黄祖杰先生,早年是岳父的朋友,岳父是哥哥,他是小弟。三十年以后,他是我的朋友,我是小弟,他成了大哥。世事如白驹过隙,时代变得飞快,真的是不等人了。

恍然若失之际忽然知道,原来叫卖声是城镇的魂、胡同的魂呀!